

日本新建築 系列丛书 5
SHINKENCHIKU JAPAN

现存建筑改造

Living Conservation

日本株式会社新建筑社 编辑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日本新建筑系列丛书5

现存建筑保护

日本株式会社新建筑社 编/译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新建築

by 株式會社新建築社, 東京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9

著作合同登记06-2009年第287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新建筑. 5, 现存建筑改造 / 日本株式会社新建筑社编译.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611-5872-2

I. ①日… II. ①日… III. ①建筑设计—日本—现代—图集 IV. ①TU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4650号

出版发行: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地址: 大连市软件园路 80 号 邮编: 116023)

印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221mm×297mm

印 张: 10

出版时间: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人: 金英伟

统 筹: 房 磊

责任编辑: 张昕焱

封面设计: 季 强

责任校对: 杨宇芳

ISBN 978-7-5611-5872-2

定 价: 58.00 元

电 话: 0411-84708842

传 真: 0411-84701466

邮 购: 0411-84708943

E-mail: a_detail@dutp.cn

URL: <http://www.dutp.cn>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中) 苑 悦

(日) 四方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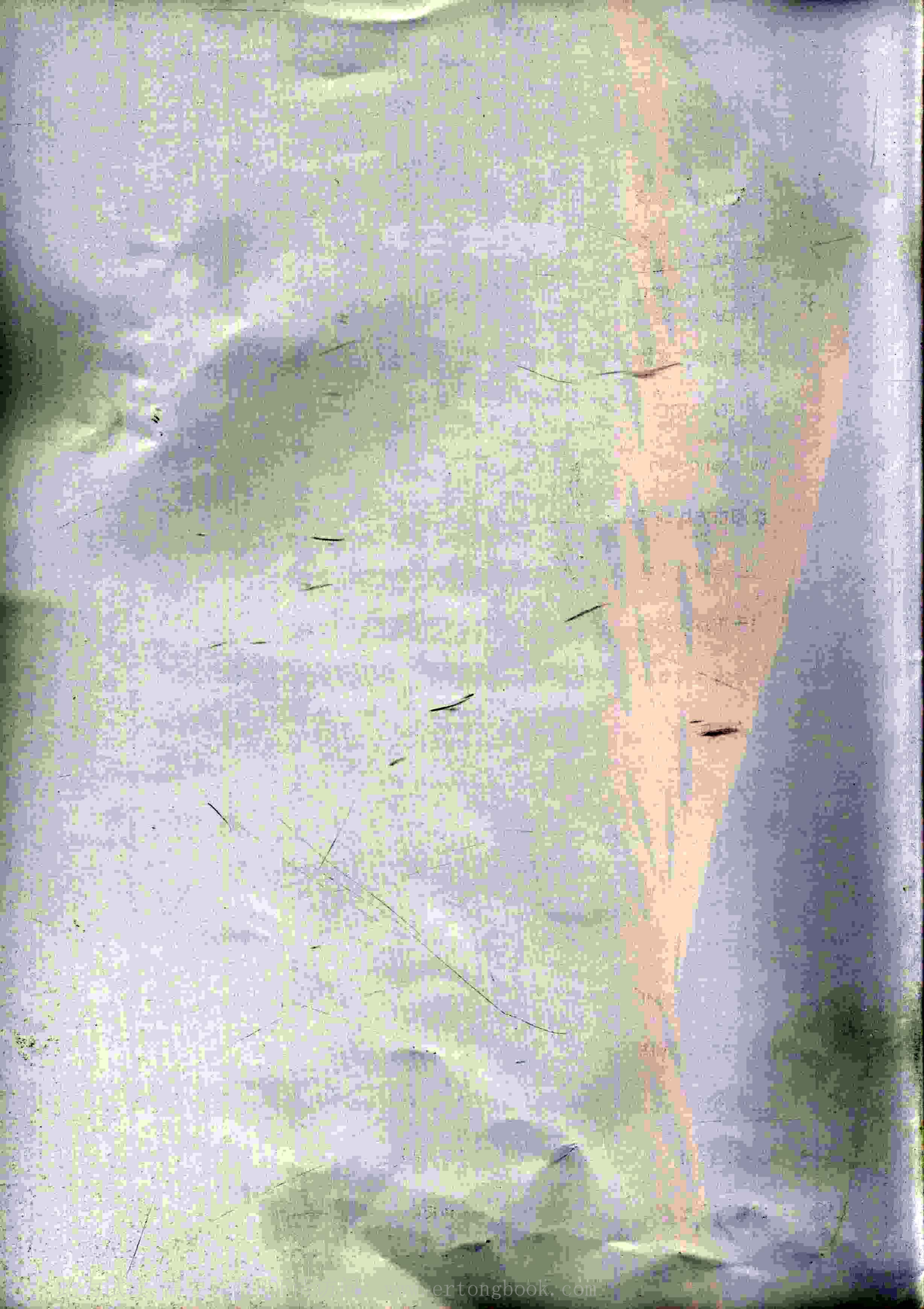
编委会成员

中方编委 王 昀 吴耀东 陆 伟

茅晓东 钱 强 黄肩正

魏立志 (按姓氏笔画排序)

海外编委 大森晃彦 吉田贤次



目 录

006	开拓移建的环境思想	三宅理一
012	巴塞罗那样品展示市场Gran Via 会场扩充计划+Porta Fira双塔	伊东丰雄建筑设计事务所
028	巴塞罗那SUITES AVENUE 公寓立面改造	伊东丰雄建筑设计事务所
032	今治市伊东丰雄建筑博物馆	伊东丰雄建筑设计事务所
036	HOTO FUDO	保坂猛建筑都市设计事务所
044	villa kanousan	柄泽祐辅建筑设计事务所
051	沈阳市方城地区规划设计	监修 三宅理一 柄泽祐辅建筑设计事务所+沈阳建筑大学秦文军研究室
054	雅马哈银座大楼	茅野秀真+白井大之+铃木健悦 / 日建设计
066	关于东京天空树	日建设计
077	岐阜市立岐阜小学	岐阜市城市建设推进部公共建筑科
085	飞岛学园	石本建筑事务所
093	东非·生态村	渡边菊真+D环境造型system研究所
097	约旦南部shouna地区共同体中心	渡边菊真+D环境造型system研究所
101	特集：名为“修缮”的选择	
102	YA-CHI-YO	山下保博+天工人工作室
112	IZU PHOTO MUSEUM	新素材研究所 杉本博司+神田伦之
119	KAYABA咖啡店	永山祐子建筑设计
126	工作场所	近藤哲雄建筑设计事务所
133	Sakura flat	若松均建筑设计事务所
139	山梨市厅舍	梓设计

开拓移建的环境思想

超越丑小鸭综合征

三宅理一

(建筑史学家)

剩余的建筑资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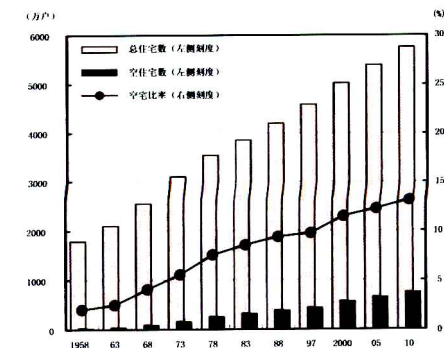
根据日本总务省的统计,日本的住宅总数在2008年达到史上最高峰,共计5759万户,然而其空置率却也相当高。住宅·土地统计报告的主页头条就透露出这样的危机感。标题写道《756万户空置房相比平成15年(2003年)增加97万户(14.6%),占总住宅数(空置率)的比率从平成15年的12.2%上升到史上最高13.1%》(http://www.stat.go.jp/data/jyutaku/2008/10_1.htm)。如果说是没售完的公寓还好,而普通街上每七八家房子就空一家的话就不正常了。伴随着日本社会少子高龄化和人口逐渐减少,原来的住宅资产也渐渐向剩余状态转变。

20世纪50年代的高速成长时期——或者怀旧点称为“三丁目的夕阳”(一部描写日本五六十年代生活的连载小说,后被拍为电视剧。译者注)的时代更容易理解,过来人应该都还记得公团住宅(日本50年代兴起的一种面向低收入人群的集合住宅。译者注)刚开始修建时候的轰动效果。那时还没有从二战伤痕中恢复过来,但住宅就已经以压倒性的数目丰富了起来。尚有大片大片空地的东京都各地也鳞次栉比地建起了大楼和住宅。建设就是好事。到20世纪60年代末,住宅数已经到达总人口户数,尽管住宅需要已经满足了,而其规模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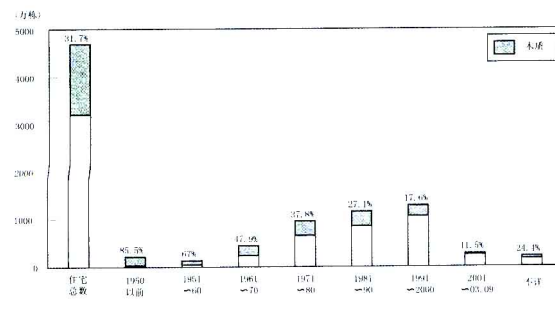
质量都比欧美要差很多,于是被外国人揶揄为怪趣“小兔窝”。克服万难一直都是日本人的美德,在当时的环境下,建筑师和住宅产业机构便以之为动力奋起直追,开发高质量的住宅新模式,提出了和日本的土地及风俗契合的居住方案。经过多年努力,现在的住宅面积虽然不能和美国相比,但住宅水准却也达到了欧洲水平。从逆境开始达到今日水准的这半个世纪真是非常艰难,所以和欧美相比,日本的住宅业单是在结构和平面等方面的层层改进革新也足以在历史上书写一页的了。

然而,现在高达13%的空置率,使得要想维持一度达成的居住环境水平成了大问题。这并不是单纯从物理性数值上,而是从人居的意义涉及基本内容层面上的讨论。现在越来越多的情况是左邻右舍都空着,就算住着人也大都是寂寞的老年人,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在地方城市就更为明显。最突出的是和歌山县高达17.9%和高知县高达16.5%的空置率。而被称为边缘聚落的地域达到25%也不稀奇。可以说事态正从一间一间的空房子向无人聚落的地步发展,非常危险。

空屋化是左右日本住宅市场的大问题,然而在这本质上也揭示了超越建筑领域、关乎社会整体活力的深刻问题,这也是和少子高



总住宅数、空置房及空置率的变化 (出处: 平成20年 (2008年) 住宅、土地统计调查)



日本住宅建筑中木结构建筑所占比例 (出处: 根据平成15年(2003年) 总务省 住宅、土地统计年鉴计算。转载自 三宅理一,《用负资产来唤醒街区》, 学艺出版社, 2009年)

龄化社会直接相关的。老年人不像年轻人那样动力十足地要建设家庭。无论从设计人生, 还是财力上考虑, 投资住宅的动机都很小, 从城市发展的意义上来说属于负面的因子。然而, 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 光是拿这个事情来理论就不得不说是偏离重点了。现在日本的问题出在老人去世的时候继承人该如何处理房产上: 继承遗产的时候, 经常的处理方法就是把房子拆掉, 分割土地。如果税制不改革, 这个问题恐怕永远也解决不了。对继承人来说, 哪怕多老的房子一旦税金偿清, 作为没有什么开发价值的不动产, 被拆掉是很自然的事。拆后产生的建筑垃圾便作为废弃物处理掉, 但是2000年资源回收利用法制定后, 建筑废弃物也被要求分类回收从而提高了拆除费用。这样就限制了能够支付拆除费用的家庭, 一下子多出很多空置的无人住宅。在日本高温潮湿的气候条件下, 缺乏维护的无人木造住宅渐渐被雨水侵蚀糟朽。本来是组成地方景观的重要资源被这样闲置, 渐渐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其实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日本, 也出现在欧洲。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有人讨论城市的衰退, 特别是随着产业结构变化而衰退的老工业区。2007年在日本举办了一个以“收缩城市”为主题的国际展(日本《新建筑》0703)、底特律(美)、利物浦(英)、莱比锡(德)等老牌工业区的荒废现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是20世纪繁荣起来的发达国家的特有现象。在某种层面上, 作为衡量城市衰退程度指数的空置率具有重大意义, 欧美国家也面临着诸多街区空置率高达10%的数字而束手无策。但是, 日本大城市的发展轨迹及文脉和欧美不尽相同, 由城市中心尚存许多未经过规划的木建筑高密度区这一点就可见一斑。这些老街区过去是由于密度高而带来消防安全等问题, 现在则是和密集相反, 朝着空洞化方向发展。以消防危险系数很高的东京墨田区的京岛地区为例, 通过我们的调查得知现在空置率已超过18%。京岛地区的建设停滞主要是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

代初期建设的木结构住宅权利所属的复杂性造成的。由于存在地主、房主和租户三种权利关系, 住宅在市场上的流通很缓慢。这些老房子带着昭和时代的残影, 并随着街区一同恶化, 无人居住的境况更为显著。

要扭转空置房过多的局面, 就要把艺术家引进来, 让他们在那里进行滞留性强的“空屋中的艺术创作”活动。让艺术家在闲置的空房里长期居住并创作。在海外来的艺术家看来, 这些传统老屋鳞次栉比的胡同小巷并非大家所认为的环境拥杂、破败不堪, 而恰恰是唤起创造力的魅力之所。现在, 京岛和向岛地区因为年轻艺术家的聚集而渐渐变成SOHO型街区。在城市规划无处插手的地方引进具有崭新价值的艺术创作活动, 使街区旧貌换新颜, 华丽转身为各种机会的孵化器。将创意产业引入人去楼空的高密度地区从而拉动地区更新与保护, 像这样的作法不仅在墨田区, 现在在各地都渐渐活跃起来, 比如京都的西阵和横滨的日之初町(日本《新建筑》0811相关报道)等。

京岛的木建筑高密度地区的情况。



散布在京岛的空屋。



参加了艺术活动的京岛的QINDONG屋。



“空屋中的艺术创作”实例。
4幅照片来源: 三宅理一

移动的建筑=Reloc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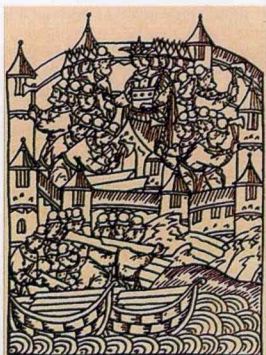
空置房大多为木质建筑，而且房子越老空置率越高，被称为古民家的社区就属于此列。木质建筑的消失是非常可惜的，因为日本的文化是木质的文化，建筑的传统本来就是木材，这也是区别于西方的地方。虽然东欧和北欧也有木建筑传统，但大都是用原木叠合搭建的，和日本所采用的梁架技术有很大区别。

无人居住的木造住宅当然很容易让人怀旧，不过在这里特别希望引起关注的是木结构本身所蕴含的可自由变换的特质——既能方便地增建和改建，又可容易地移动(移建)。根据项目要求计划移动的建筑，自然而然地就需要对其解体、移动并再建。而实际上对古建筑进行的调查，经常发现该建筑过去就已经被移建过。经过不少这样对老建筑来龙去脉的考察发现，在日本，移建真的是很自然地应对社会各种变化需要一件事。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欧美将“authenticity”作为文化遗产必要条件这一概念，在日语里这一词语被译为“真实性”或“本物”，其实并不贴切；概念本身和日语的对接就很生硬。建筑在土地里生根并不是浮于风土或文化上的说辞，含有只能在特定的土地上修建的意味。

在欧美价值体系中，土地和建筑是一体的，像伊势神宫那样20年换一个地方重建的特例，如果建筑本身就很有价值的话，将其移建这件事就是一种禁忌。和文化遗产保护者反复讨论交流后发现，最初日本建筑的移建行为是在土地价值(Genius Loci，日语译为“地灵”。译者注)并没有凸显的情况下发生的，最近出于对日本悠久传统的尊重，这一行为得到了认可——否则的话，茶室文化等就无法理解了。但这要站在日本特殊论的立场去看，简单地说是日本在世界处于特殊的位置(孤岛日本)，于是采取特殊种类的保护理念。然而，很多日本的知识分子和建筑师在试图向海外介绍日本文化的时候，往往有意无意间弄成了民粹主义式的日本论，并没有对问题的根本进行说明。

要从本质上出发，我们先试着从建筑的移动这件事上去考察。其实并不只在日本，在俄国及北欧的木造文化圈中，建筑移动也是司空见惯的。俄国移建住宅的时候也是把拆下来的原木捆成筏运到目的地再组装回原来的房子，这个过程中还有些在我们看来都属于异想天开的做法。从功能上看，木造本来就拥有这样的特性和优点，能够随着社会变迁而自由变化。不仅仅是木造，比方说中国，特别是中国北方地区的砖砌建筑也有可能作为商品运输到附近的地方，这



伏尔加河上游的街区整体拆迁并用船筏搬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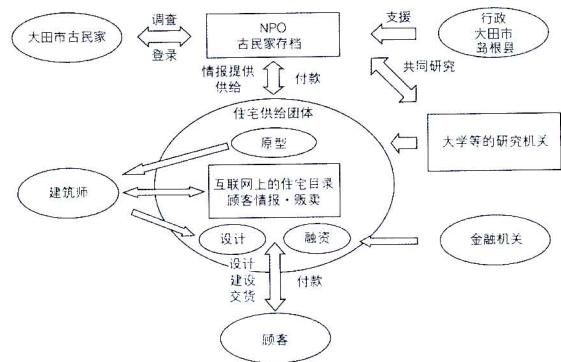


建立要塞和教堂。

莫斯科大公国伊凡雷帝的鞑靼斯坦国首府喀山攻略里面，伏尔加河上游800公里的乌格里奇人被命迁出，全体市民将原木房子解体装船，沿河而下，在今天的丝维亚克上岸，船筏也组成住宅，24天建成了小镇。

图片提供：宅理一

以岛根县大田市为例的移建模式图
上面是提供了空屋(古民家)的“上游”，情报都收集保存在古民家银行(档案馆)里面。下面是需要移建型建筑的顾客(下游)。
上下游之间有住宅中介团体，发掘顾客并将移建建筑分类。和设计师与金融机构的合作非常重要，同时还要有大学等研究机构就木结构防灾等进行实体论证检验。
(出处：三宅理一，《用负资产来唤醒街区》，学艺出版社，2009年)



个过程也是一种移建，并不少见。放远看，除了游牧民族以外，在世界很多地方，移建行为都是很常见的。

总之，这里想说的是建筑的移动是有可能持续下去的。改变建筑的场所，用英语说就是“relocation”。其实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认为把空房子那样放着很可惜，虽然可以像很多地方的做法一样把拆下来的构件当做建材再利用，不过能把房子作为整体再利用也不是不可能的。特别对于那些留下了厚重的人的生活痕迹的老房子，房主应该也很希望得到有意义地再利用吧。

随着人口减少，最近在日本各地被称作“古民家再生事业”的活动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由各种各样新成立的NPO担当而推进着。大部分都是利用老房子的纯朴风格开了荞麦面之类的饮食店，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个特殊的解决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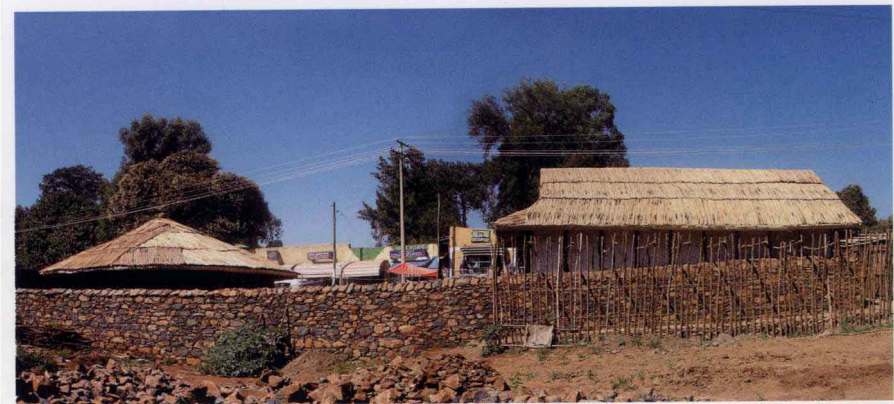
而东京市中心的大厦随着空洞化也存在同样的空置房问题。不过针对此问题的对策早已出台，最常见的就是用途置换，相应的援助制度也在建立。同样，地方的木造住宅建筑的移建也可以制定出具体的援助方案。在当今重视地球环境的时代，与视其为工业废品相比，积极地去利用空置房，无论从温室气体排出和节省能源等方面看，都是对地球的关爱。把老的东西再利用是自古以来就存有的

伦理观，从建筑需求的发掘上来看，移建所要求的新技术开发、交易制度的确立等都可能成为新的商机。所以不仅是新建建筑才叫建筑业，这里首先有必要纠正的就是价值观。

日本全国现在的空置房已超过750万户，哪怕拿出其中百分之几的资源再利用，也不仅是对地球环境，更是对人的居住方式的扣问。奉行在短时间内反复重建的日本住宅政策，迎来了利用并再生资源的转折点，面临着如何与过去全面推倒重来的再开发模式衔接，形成可持续性的问题。压缩城市、反城市化是针对空洞化现状的讨论，用逆向法重组资源推进发展是有可能的。开发商和建筑师的想法也要转变，不过整体趋势要向NPO那种柔软的联合性强的团体迈进，这种组织化的方式实际上掌握了地区和政府在这个领域的主导权。

文化置换

“relocation移建”理念在国际范围内的移植是2009年竣工、位于埃塞俄比亚贡德尔的“千年穹顶”（日本《新建筑》0911）。设计由天工人事务所担当。埃塞俄比亚使用儒略历，所以西历2007年过去2008年开始的时候才是埃塞俄比亚纪年的2000年，这个建筑是日本岛根县的大田市民将自己的老房子献给贡德尔的纪念礼物。贡德尔



“千年穹顶”（日本《新建筑》0911），左边是“埃塞俄比亚馆”，右边是“日本馆”。*



三宅理一和山下保博等与埃方会谈场景。*



解体前的岛根县古民居。*



解体工事，运送主体和门窗。*



在当地移动各构件的场景。*



“埃塞俄比亚馆”的构筑方法。*



完工后的“埃塞俄比亚馆”。*



“日本馆”的构筑方法。*



完工后的“日本馆”。*

*照片提供：天工人工作室

从近代(17~19世纪)开始一直为皇都，因大量宫殿群而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大田市拥有世界上少见的银山，以著名的石见银山而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大航海时代从里斯本经由贡德尔、果阿、澳门、连接平户的航线所覆盖的交通网上都使用了石见银山出产的银两作为流通货币，因此两个城市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和16~17世纪建立的国际关系相应，千年穹顶的建设则是由于当今新的国际关系的建立。实际上埃塞俄比亚位于人均GDP年仅100美元的最穷国之列，现在有很多针对该国的援助项目。世界银行分别从三个侧面采取了措施，包括为了刺激地区活性的小额融资活动设施(面向小生意人的事业保障制度)、以跨文化交流为目的舞台空间和作为环境设施的集水装置雨水箱。该项目的建筑实体是通过移建老房子而产生文化移植来进行的。

建筑移动后再次使用，和当今流行的再利用、回收等概念并无二异，也经济实用。

在全球化的今天，已经不能像过去一样通过耕耘同一块土地而自给自足。在尊重地区特色的同时，各种文化与民族的相互交融亦焕发出新的活力。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在迎接这个时代，日本也不例外。文化政策论的多文化共生概念指在一个地域里各种文化集团聚集的状态，而这里的“relocation移建”更将上述状态动态演绎——通过移动文化载体实现与异文化的交融。这是将建筑和人文向不同的文脉中主动式的移位。拥有智慧的人类向陌生的土地进发，参照当地文化又创造出新的文化，从技术论的角度讲，这可以概括到技术转移的范畴。

在埃塞俄比亚实现的移建是双重的：一是日本的木结构民居解体后运往贡德尔，又和当地的材料一起搭建出貌似日本民居而实质上却是混合了的新建筑；二是将当地的石砌民居(19世纪的建筑)移建到贡德尔，和日本的民居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设施。后者以石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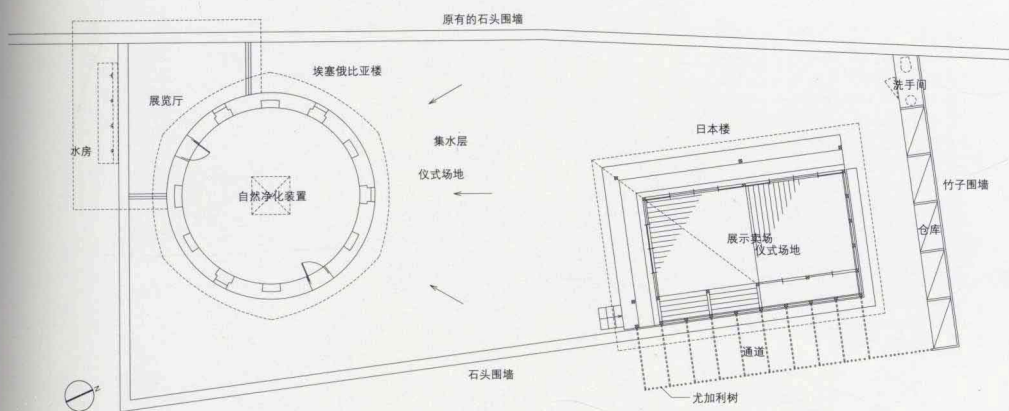
为主体，在屋顶结构上下功夫，并将日本运过去的玻璃砖和石材组合，构成了全新的空间。这种做法虽然不算违反“真实性”大当其道的社会准则，从建立新的价值观角度来说作为有效可行的建筑原理是成立的。

从构造的角度来说，这和将各部件根据需从各产地运来组装在一起的预制型建筑精神是类似的——当然和工业化、标准化是对立的。然而，前工业化时代的匠人们用手工生产出来的独一无二的部件通过新的组合方式再次搭建后，又赋予了移建新的时代价值。这虽然是对设计师的全新考验，不过如果能够克服难关，我们可以想见这样一幅画面：古老的木结构解构，变成新的语汇，再组合成新时代的生态语言。

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看，会发现，其实19世纪至20世纪的工业社会开发新材料并完善工业化体系促成了城市的发展与扩张，而现在需要往回走的时候，才知道那些生产设备和社会设施都是为单一功能设计的，而且过量生产，或者说本来就以过量生产为目的。当时代改变的时候，社会需求发生变化，这些20世纪的遗产竟外地显得不太中用。以功能主义为导向的技术发展使建筑丧失了灵活性，在赋予高度的便利性的同时却使其不能回复到原来的状态，想要变化功能的话就得付出很大代价，相比而言还不如新建一个来得高效。

将负增值遗产变为正增值遗产

如上所述，移建项目的主要目的就是将被视为负资产的空置房及休闲设施移动到新的文脉中积极活用。正负逆转是一种技术，不过也不是什么的绝招，不过是将20世纪的方法论稍微变通一下自然就能想出的思路，将场所因子引入项目中而已。



“千年穹顶”的平面图 比例1/300

在把人口减少地区的木造房子与大城市圈的新住宅和设施置换的时候，不能忘记的还有日本国内的供给关系，即上流和下流的关系，每个地方自己的文脉和人与人的关系都是存在的，所以不能把前者像森林伐木和矿山采石一样单纯地当作原料产地。同样的，将后者作为单纯的消费地或者市场来看的话，就会失去持续发展移建并产生价值的目标。濒临消失的村庄在逐渐增多的同时，那些人口聚集地区也是蕴含深刻的人性(历史、社会等)的场所，规划师和建筑师不应该忘记将这两种场所连接起来的使命，人们也不该忘记建筑及各个部件是如何生产出来，又如何被人们愉悦地使用着的。

在这个意义上，天工人事务所在叶山实现的另一个移建项目给我们很多启示。这个项目名为“YA CHI YO”（本书102页），是位于岛根县于大正时期修建的仓库，被移到一个度假区当作别墅来使用，也就是说这其实不是一个民居的再生。仓库的结构被裸露出来，上面覆膜后做成小“信封”，地面砖原来是铺在上海外滩的，由于外滩改造而当做废品给处理掉了。很多材料都是通过这样的“移动”原理收集过来，最后获得的空间品质与建筑原来的效果完全不同。并没有太多人工造作的干预，不同历史和文化被交织在一起，这个建筑将人的记忆深深地镌刻在其上。

创造力能够逆转价值，如果转变观念，将空置房看作丰富的资源，那么很多事情都有可能。在那些人口减少的边缘地区，社区交往日

益衰败，这样正在萎缩的地方城市和聚落里，现有的资源实则难以逆转黯淡前景。然而，从外部而来、持有创造资源和坚决信心的人能积极参与的话，价值的逆转是有可能的。创意是就是魔法，在其延长线上文化会绽放出新花。建筑师的工作从来就不是小菜一碟，以文化为己任，要走在创新的前沿。

现在日本常常会陷入悲观论调。“日本沉沦”，“无机的空壳的经济大国”之类的词语泛滥于世，人们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别说要维持繁荣向上，自己都瞧不起自己，可真是不可救药。我称这样的状态为“丑小鸭综合征”，就是不管未来的可能性是否潜在，不搞清楚自身状况就先去在意周围环境。现在的环境就是大家都视负资产为不利因素，要超越“丑小鸭综合征”，就需要我们通过逆向思维扭转乾坤。

移建要从重新评价人们长期居住成长的房子和街区开始。独栋的老房子或近代民居也好，在密集地区拥挤的住宅群也好，只要认定他们在建筑和景观上具备一定的在质量，并且是具有实用美学的资产，那么各种活用都是可能的。被称为“不动资产”的建筑移动起来，和不同种类的房子再组合，将会给城市带来与陈腐的再开发模式不同的变化。

重要的不是建筑，而是拥有新价值观的主体(住户)的存在，由谁来推进，可否培育环境的问题是需要特别关注的。



“YA-CHI-YO”（本书102页）



摄影：日本《新建筑》写真部

从Porta Fira双塔的办公塔看酒店塔及城市公园景观。巴塞罗那样品展示市场Gran Via会场的扩充包括新建两座与展示会场邻接的酒店和办公大楼。用地位于Montjuic山丘西侧，在机场和市中心之间。

巴塞罗那样品展示市场Gran Via会场扩充计划 + Porta Fira双塔

设计 伊东丰雄建筑设计事务所

施工 FCC CONSTRUCCION+COMSA / DRAGADOA / ACCIONA / SACYR / RUBAU

所在地 西班牙·巴塞罗那市，Ospitaletto市

EXTENSION FOR "THE FAIR OF BARCELONA GRAN VIA VENUE" + TORRES PORTA FIRA

architects: TOYO ITO & ASSOCIATES, ARCHITECTS

从城市公园看Porta Fira双塔。二座塔楼和屋顶花园及连接双塔的低层部分。左侧是酒店塔，由红色铝制百叶包覆，体量从下而上渐渐加大，展开。右侧为办公塔，不规则的红色核心筒被切削，断面展现在立面上。





从Porta Fira双塔(酒店塔)看展示市场会场。左侧后面是Montjuïc山丘,可以看到重新设计的巴塞罗那圣约迪体育馆(日本《新建筑》9011)。Gran Via会场原有的四栋展馆继续运转的同时,扩大计划的一期新建了入口大厅、展馆4和9,连接展馆的中心轴及外墙。

建筑因信赖而扎根于大地

伊东丰雄（建筑师）

建筑设计常常会突然间在意想不到的陌生地方展开，随着设计的进行，逐渐会对这片土地有了似曾相识的奇妙感觉。好像感觉到这片土地和自己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线连接着。反过来说，如果感觉到这条线的存在，建筑设计就一定会实现。

预感到这条必然的线出现的时候，往往都是在遇到了把这片土地和我联系起来的人的时候。我深切地感觉到建筑的实现其实就是与人的相遇。

不论是在巴塞罗那还是在今治，都是遇到了根本预想不到的人而开始了设计项目。现在这两个地方都有一条实实在在的线和我联系着。两片土

地的气候、风土、人情完全不同，但是两个地方都将与我毕生联系在一起。

在完全没有去过的地方建造建筑时，为了让建筑植根于大地，让当地的人们接受，必须通过对话了解这片土地，与人建立信赖关系。土地中蕴藏的力量往往隐宿在某些特定人物的内心，并被传承下来。

如果可以把这种内部的力量挖掘出来表现到建筑中去，建筑便能够成为继承了地域力量的建筑，也就是获得了生命的建筑。



